

百威小镇喝“百威”

◆ 苏浙生

原以为德国人是喝啤酒大王,这回到了捷克,才知道捷克的啤酒生产与消费更加惊人,人均啤酒消费量连续7年位居世界榜首;才知道正宗“百威”啤酒的原产地,不在美国而在捷克南部的百威小镇。

“百威”是德文 Budweiss 的音译。说是小镇,却拥有两个捷克全国之最:四边各长133米的正方形广场是捷克最大的广场;广场中央20多米高的塑像喷泉是捷克最高的喷泉。塑像顶部的大力士参孙,双手撑开狮子的上下颚,泉水从狮子口中直喷而出。

广场的四边,都是4至6层的中世纪建筑,从巴洛克式、哥德式到文艺复兴式,几乎应有尽有。建筑风格迥异而又协调,墙面色彩多变而又典雅。四下环顾,好像在看一个建筑展览会。尤其是尖顶的市政厅,美轮美奂,看来看去,简直就是一幅精美的图画!

广场建筑的底层,都是商店与酒吧。人行道的凉篷下,便是欧洲常见的露天雅座,自然喝啤酒的居多。这里自中世纪起便开始酿造啤酒,以制作方法独特、啤酒花味道芳香而出名。后来,美国密苏里州的一家酒厂前来观摩,开始以同样技术在美国酿造啤酒,并在北美洲销售。再后来美国酒厂做大了,不再向捷克百威酒厂购买啤酒花了,双方便开始打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侵权官司。据说,现在的结果是捷克百威占据欧洲市场份额,其余的就由美国酒厂经销。我国消费者喝的是美国货“百威”,却很少有人知道真正的原产地是在捷克的这个小镇。

既然万里迢迢来到了名酒的原产地,平时不喝酒的我们,自然也都想尝尝正宗品牌的味道。于是在广场的中式餐馆“鑫城酒楼”用晚餐时,便要了一大杯百威啤酒(1.2欧元),几个人分了,品味品味,全都说“不错不错”。老板娘是北京人,来此开店已10年了。她说,这儿每年8月份也有啤酒节,当地与各处赶来的百威迷,一起在广场唱歌跳舞,喝酒狂欢。

这个小镇好就好在始终保持着中世纪以来的建筑与生活传统,凡是时髦的新楼,一律建在镇外。晚上9点多,暮色苍茫,我们再次来到小镇广场,想看看夜市夜景,然而,出乎意料,镇上的街道人影全无,广场上空空落落,只有寥寥观光游客在朦胧夜影里东张西望。四周街灯已亮,但除了几家酒吧,其余商店全都黑灯瞎火。我们相顾愕然:这样漂亮的广场,在我们国内,盛夏的晚上肯定是灯火通明,热闹非凡的呀:搭台唱歌的,围坐纳凉的,嬉笑玩乐的,高声叫卖的……非到深更半夜静不下来。可是这里竟是如此的冷清,以至大家都问:人呢?小镇的人哪去了?地陪导游的答案是这样的:这里的居民一向爱清静,晚上要么去酒吧喝一杯,要么上好友家赴约,不喜欢到广场来“凑热闹”。我听了,不禁哑然失笑,想起林语堂先生在谈论中外国民性时曾说过,中国人的美德是尚静,西洋人的美德则是尚动。现在看来,好像未必尽然了。

布达佩斯绣品



皇宫一角
沈人伟 摄

布达佩斯女人歌

◆ 朱晓琳 文/摄

几年前,班上来了个匈牙利留学生,她有个十分好听的中国女孩名字:单小玥。有一回单小玥问我:“老师到过那么多欧洲名城,怎么不去布达佩斯看看?在匈牙利人心目中,布达佩斯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。”想来每个人对于自己生活的城市都有份特殊情感。然而当我第一眼看见布达佩斯,竟丝毫不觉得单小玥的话有多夸张,我的心被这座城市的美震撼了。幸好这篇小文有照片作支撑,不然我会为自己贫乏的描写语言而对布达佩斯深怀歉意。



英雄广场



百威小镇市政厅

多瑙河静静流淌,犹如一位温和慈爱的母亲,一手牵着布达,一手拉着佩斯,在七月的阳光下漫步,悠然而自得。孩子们在渔人堡嬉戏追逐,很快把自己想象成童话里的王子公主;女人走上伊丽莎白桥,感觉和茜茜公主——那位深受匈牙利人民爱戴的奥地利皇后又亲近了几分;而中年以上中国游人,几乎都想去纳吉铜像前凭吊一番,记忆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,毕竟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抹去的。

市中心英雄广场附近一处树荫下,有位老太太正在做刺绣活儿,一小片圆形茶杯垫。老太太浑身上下像是在替自己的手艺作广告:绣花泡泡袖短衬衫,绣花麻布长裙,脚上一双绣花半高粗布靴,让人想起舞台上跳匈牙利民间舞蹈的女演员装束。有人上前驻足问价,老太太掀开长裙,里面藏着十来片已经完工的茶杯垫,标价每片3欧元,相当于三十来块人民币。这个价钱买一小片茶杯垫显然有点贵,不过老太太既无意降价,也不想讨好客人以便尽早售出自己的产品,她带点羞涩地微微一笑,放下裙边继续埋头做活。这使我想起十年动乱间,学校里没有多少书可读,上海弄堂里女孩中也流行过绣枕头套。不同的是上海女孩绣花得用个圆圆的篾竹绷架将布料绷紧才能下针,眼前的布达佩斯老太太,布片贴着手指头,也能将花瓣儿绣得那般整齐漂亮。

十七世纪末期,大量塞尔维亚人移民来到匈牙利,女人们把她们的看家本事刺绣也一块带了过来。离布达佩斯二十多公

里有个叫 SZENTENDRE 的小镇,中国人喜欢将它译成“山丹丹”,那儿简直是座匈牙利刺绣工艺博物馆,相信女人们去了多半想赖着不走。小镇上数不清有多少卖绣品的小商店,无一例外前店后工场。男人在店堂里接待顾客,他的妻子、女儿、母亲、姥姥、姨妈说不定都围坐在里屋做着刺绣活儿。台布、坎肩、长裙、短衫,做完一件挂出一件,小小店堂如同五彩缤纷的花圃,花儿永远长开不败。有个男人取下一件坎肩递到我手上,那衣服漂亮得(当然也贵得)让我倒吸口气,不敢相信天底下真有如此手巧的女人。可惜我天天与粉笔灰打交道,实在无福消受这件用彩色丝线和女人智慧交织而成的华丽坎肩,那一刻心底竟希望茜茜公主或戴安娜王妃还活在人间,她们看到这件衣服的话大概也会爱不释手的。

我在这家绣品店为自己挑了件带点波西米亚风情的纯白绣花衬衣,回上海配衣橱里那条高腰彩花长裙效果肯定不错。来一趟布达佩斯不容易,无论如何也该为当地女人用巧手慧心唱出的欢歌中,附上几个我真心赞美的音符。



渔人堡

列支敦士登地处瑞士、奥地利之间,是一个南北长26公里、东西平均宽度约6公里、国土面积仅160平方公里、人口约3.2万的欧洲袖珍小国。前些日子,我们兴致勃勃地游览了列支敦士登,还观赏了该国亲王的宫殿。

我们乘车从苏黎世出发,汽车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。经过约两个半小时的车程,一条宽约50米、浅可见底的河流映入我们的眼帘,那便是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界河——莱茵河。汽车驶上架在莱茵河上的一座桥梁(桥的两头分别插着瑞士国旗和列支敦士登的国旗),过了桥就进入列支敦士登境内。

汽车沿着公路行驶,远方山峦起伏,一派田园风光。数分钟后,便到了列支敦士登首都——瓦杜兹,这是一个仅有5100人口的小城镇。

列支敦士登国会(政府)大楼是一幢三层楼高的欧式建筑,在门前绿莹莹的草坪映衬下,显得静谧而优雅。我们走进国会大楼,在大门口靠左边的一间办公室里,坐着两位女士,看见我们到来,一位女士热情地接待了我们。室内的墙上,悬挂着一位英俊男子的画像,这就是该国亲王——汉斯·亚当二世,那位女士还用手指了指背后山上的一座古堡式建筑说,亲王就住在那座宫殿里。

亲王宫殿位于十多米高的悬崖峭壁上,周围苍松翠柏,绿意盎然,它居高临下,气势不凡,格外引人注目,更吸引着过往游人的目光。据说,这里只有一条盘山道通往古城堡,专供亲王和皇室家族上下山使用。

在我们想象中,亲王的宫殿应该是警卫森严,然而,这里除了高耸的围墙外,也并不见荷枪实弹的卫兵和其他人员,宫殿外显得十分安静。透过一座高约4米、宽约5米且长满了绿色的爬山虎的圆拱形的石头门洞(门洞处安装有一米高的铁栅栏)朝里看,宫殿是一组楼塔相连、墙垣紧贴、房顶交错的建筑群。那高耸的碉堡状的圆形塔楼、厚重的石头外墙,连同那塔楼上的小窗孔,给这座古堡式建筑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宫殿前面还有一座带棚的木结构廊桥,要进宫殿必先经过这座廊桥,它颇似中国古代城门前护城河上的吊桥。这时,正好有一辆轿车驶上这座廊桥,徐徐进入宫殿。

有资料记载,古堡距今至少应有700年的历史,后又经增建、改建,才具有今天的规模。据曾进去的人说,宫内总共有115间房间,亲王和家人平时只使用40余间,里面有小礼拜堂,这中古风格的王宫仍保持着当年的武器库,陈列着各种古代兵刃和刑具,地下室里有举世闻名的艺术藏品。

列支敦士登的首都,这里既没有高层建筑,也没有豪华的大型商场,一切都是那么普通。然而,这么一个袖珍小国,却在世界富国排行榜上位居前列。列支敦士登,这是一个清新自然的优美国度。

列支敦士登皇宫

◆ 沈人伟